



以昌

伊洛淵源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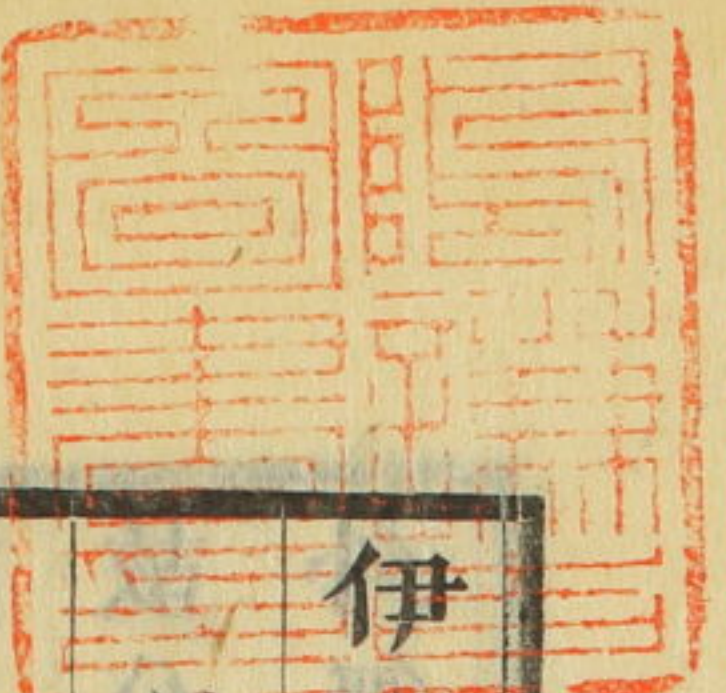
七之十

第三冊

仁13
26
3



門仁3
號26
卷3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

呂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佑
中為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
居和州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
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
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
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

獲邊天獻

去巾鞵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干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覲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公聞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顥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

淳忽歎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邪。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嘗言正叔先生自小說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易說也。公以為二程遠過眾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既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間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略放前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脩建學校。其所施設

者。公皆預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復諫自信。動失衆心。寢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雱侍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公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邪。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

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

爲時邪。程先生默然而去。

案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爲

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遷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脩顯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公曰。只爲見得太近。

遺事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

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見呂氏雜志下同

榮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榮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水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手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榮陽公處身

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為不可及。

榮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于人舉薦。以為

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

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

求知也。

見童蒙訓

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子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子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

堯舜者。蓋觀於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
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
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
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
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見呂氏
雜志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
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
惟尹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
點檢。絲毫不盡。卽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
邪。

元祐間。伊川先生旣歸洛。寄范公醇夫書云。丞相久
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
間。問事甚衆。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旣
而微笑曰。却只被公家學佛。舜從卽侍
講之子也

范內翰

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爲給諫。講讀
官入翰林爲學士。后坐黨論貶死。家傳遺

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
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

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監議論亦多。咨於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梗槩。他不得而書也。

遺事五條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監。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監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

議論。見范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脩史自

有門路。願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願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見程氏遺書

尹彥明問范淳夫之為人。先生曰。其人如玉。見外書

楊學士。名國寶。字應之。無他叙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

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群類。善志竒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予情。姑致菲薄之奠。竊兮其來歎此誠意。

遺事

六條

楊國寶應之余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于都城。余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見呂氏家塾記揚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

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見童

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才。卽薦之朝。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揚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嘗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嘗以爲交遊中。惟揚應之有英氣。見呂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已。乃薦威敏可代已。守道可任臺諫。又知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其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况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規正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

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云。

朱給事

墓誌

范內翰

公諱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宗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鄆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爲脩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

皆爲稅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租。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它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辨。公不答一人而輸以時足。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復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宗山陵。韓獻

肅公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間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

冗官七議河患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釣魚燕群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祗天戒其夏日食上䟽論脩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脩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

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惇睦靡有間言爲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脩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

入德之方。公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偃師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

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祈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祭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眾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如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在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今君。復往使予。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

踴躍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朋友之情而已。邛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遺事四條

公揆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母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揆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見龜山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

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

辭。六日。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揆以

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

麻制。故但以本官出。簾中殊不怒也。見王彥霖繫年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

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

張天祺。朱公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

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

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見胡文定公集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
劉博士
墓誌銘
李籲
元佑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
可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
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
御史王巖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
久絢少通春秋宜爲博士詔復以君爲大學博士及
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
病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于官自公卿

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爲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髻鬣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卽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剛毅自

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初任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勾稽公厨賓客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善。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貧。逋不施。簞朴以期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其志。遂不答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

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請闕訴。詔遣通判躬案。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繁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于時。及于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公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邙原先塋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予言曰。每奮悶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

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昌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于大夫。君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啓手足。自盥饋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余晚始聞善。賴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田氏。屯田員外繹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淳乎善也。發之鏗鏘。堅不變也。嗟世習非。

滔滔競逐。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蹈之。
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曷疑。猶身之長。
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力久內明。見於融怡。
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焉。人有知之。
起以此詩。伊川先生與入共事。余亦嘗聞此。以告諸
辭。奈文。請。去。然。而。數。可。開。也。伊川先生與入共事。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
斯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
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
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

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
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茲焉歸
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叙其哀。具。對。于。

遺事五條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見程氏遺書。下。同。遺
質夫沛然。蓋。皆。與。此。子。具。同。並。對。語。當。報。一。事。令。不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
劉絢作。自不須願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
川曰。却須著願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
之。又有蜀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

年後方可作。見祁寬所記伊和靜語下同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

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焯昔見李端伯作劉質

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無疑矣。然質夫

春秋傳成伊川却親作何邪。如孔子謂賜可以言詩

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一事。今不

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見侯子雅言

李校書名顥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為祕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

之而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它人無此言也。

祭文不意立於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倣

而信從。子與錙質夫為有力焉。質夫於子為外兄弟。

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子謂二子

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子憂

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

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為奠。以叙其哀。

又

嗚呼識子于南山渭水之曲。知子於洛陽夫子之門。

風期自振於流俗。問學不異於淵源。子之曾中閱肆

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於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友於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天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夫之賢。子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迺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憖遺。質夫且死。同其吊傷。有子與子。子疾繼作。予爲汝憂。子罹親喪。旣歸莫留。別未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

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事

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

不能已也。

見程氏遺書下

楊遵道問。因見李顥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却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兄無此言。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別。舊見只有李顥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顥却得其意不

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寶文

名大忠字進伯丞相汲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閣直學士卒實錄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

不風

今不復著但遺書中見其從學之實

宣義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

藍田故今為京兆人嘉祐三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

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

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

未赴旋以諫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

西河東路辟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候官

縣故相宣靖曾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

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

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講道勸義

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已者以驗諸人將自

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

以為不仕無義由是多強君起不得已造朝大臣薦

以為官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兄龍圖閣直學士大

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

廷問罪西鄙。鄙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師出暴露。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知者。君於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

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卽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飢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方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僚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蓋君之所行。雖以

禮爲主。要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人語。故人皆由
其數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可行者。君少時
贍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前
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
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是。悉撰成
圖籍。曾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
爲一人二賦。獻槩可見其志矣。君旣感疾。一日命內
外洒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
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旣卒。其孤尚在鄉里。夫
人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

煩鄙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
之家法。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
學。蚤有立志。

墓表銘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
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
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
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_二于心。所知不_二
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
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

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己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問已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

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寢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旣克少施。而於趣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旣沒。君益脩明其學。將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旣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旣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己。旣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於率人。

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正字

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為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於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

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為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其為人所重如此。子於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於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為伍邪。將與天為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為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將卜辰歸。祔于先塋。乃擇明日遷

于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爲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

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遺事

十一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大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

元凱方成癖。交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箇事。只

輸顏子得心齋。

見上蔡語錄

馬涓臣濟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旣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臣濟愧謝。晉伯又謂臣濟曰。科舉之學旣無用。脩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臣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臣濟。詳覆。且曰。脩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

知臣濟自以為得師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

公教載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錄

呂晉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太

學求書見汲公晉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

弟見呂氏雜誌

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見程氏遺書下同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

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

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

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土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異之允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據理

合滯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與叔

范侍郎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

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

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其嘗窺

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

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

宗之德。見呂氏雜誌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蘇學士

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

三條

季明安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靜館之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和靜曰然也焯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焯言為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涪陵記善錄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眾矣不知其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登為十七篇自謂

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岵嶷瓦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即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為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視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卷九

二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見上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大學？顯道對曰：蔡人訛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

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書下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

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憤懣如此。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

伊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程子外書思之學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

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却定行看過不差一字謝

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

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

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

者也胡文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

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

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

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
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
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
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
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
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
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
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氏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
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

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
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
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
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底心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管筆特地寫
教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某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
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只是
發得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日心有止只為用他
 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
 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
 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
 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
 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
 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然
 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它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
 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
 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

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
 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却悠長案前段與此小異蓋

前段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
 是質於和靜和靜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
 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
 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
 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
 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
 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涪陵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見程

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疆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見上蔡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大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

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學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欵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錄後跋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

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爲釋氏是自家元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見胡氏傳家錄

游察院

墓誌略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

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

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
鈞軸。卽除公大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
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
州簽判。上皇卽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
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軍。以
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
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
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
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
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

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
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
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
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
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
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
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
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
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
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

夫人攻苦食淡能安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搗擬挾握損揆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遺事

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

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

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

這箇意思便道一作到中庸矣

見外書

新進游揚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

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

矣見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

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

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案楊氏出於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績學。淳滄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坦薦之。除荆南教

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年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祕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盜。夫信不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權

卷十
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狂狴克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虜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

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臣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形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師。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師臣失

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闍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虜。

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虜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筭。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大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種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詆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

至出於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
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
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
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
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
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
士庶以天王君聖爲名者上皇後以爲諂諛之論廢
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爲耻乞賜罷黜上皆從之
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

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
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
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
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
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
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
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
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
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後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
萬物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

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解力主王氏。上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侍制。上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

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崇。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

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覩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厦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

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寢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

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遽並爲世師。偉茲三賢。闊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敵。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旣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桀黠。見此間

隙。以爲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積。

宏又問佛之徒。旣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旣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爲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

它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三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卽辭不就。除祕書省校書郎。却授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卽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揚龜山也。并遷著作郎。并邇英殿說書時。一向究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它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於董阜。阜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却

似迂濶。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劄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談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噐之。劉問此行何爲。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爲。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洒。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

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卽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

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

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於謝游揚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迺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牴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畧。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於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筦庫。卽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

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是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

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卽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卽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

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為有益則新義之為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為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為緩辭則誤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於今者其傳寔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

朝以書問所欲公已年七十矣

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

答以老不能辦事惟求一篋庫為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末果退闕因傳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

先是傳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卽就卽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爲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畧

呂舍人

慶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

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水爲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卽條上其事得不行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

置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傳墨
卿使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
對方召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
力引先生。政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
言。上嘉納焉。

大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遛不進。先生上言
乞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
等罪惡。或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
史傳以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爲三
者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

進小生。未必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
復元祐名臣。凡在黨籍者。力辯宣仁誣謗。乞復元祐
皇后位號。凡所論皆切當時要務。

大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徼亂。先生卽見
上言。諸生欲忠於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
義者爲之長貳。卽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
卽命先生兼國子祭酒。今上卽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爲上言先生
之賢。於是除工部侍郎。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

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入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温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條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

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

見龜山語錄

揚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卽能知其短而持

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常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

曰楊時也未判然見祁寬所記尹和靜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

觀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

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者矣今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徃徃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

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元城劉公問胡瑛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瑛曰：傳聞是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道見

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奉詔命，衆論有疑。安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履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之知。

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行年八十志氣

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

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

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

忠謀也。又答明應仲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

袒裼裸裎，不以浼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永叔只於野

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夷君長所知

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

也。見胡氏傳家錄

遵道墓誌銘畧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廸字遵道。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旣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詣極。永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手以

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

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廸者。好學質美。當成

遠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爲之銘。銘曰。

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埋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爲毅然。莫乘莫愆。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爲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滄。食息訓經。不躡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

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析。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竈。以告來世。

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析。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竈。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